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谁是最可爱的人

曹秀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 2012年10月1日出版

谁是最可爱的人

● ●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由朱美西

由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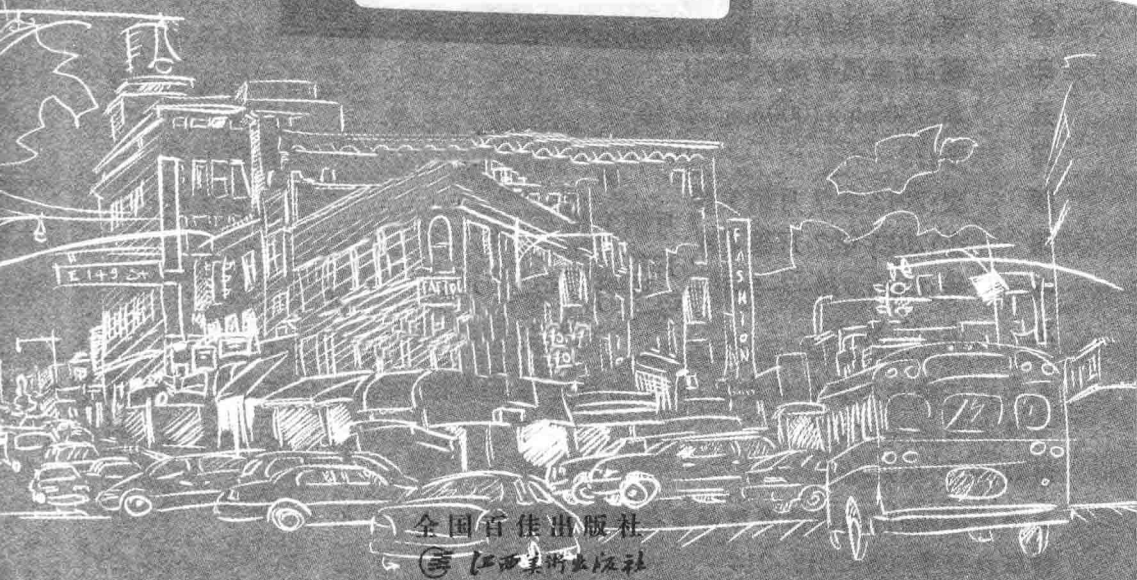
张

张

✧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谁是最可爱的人

曹秀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最可爱的人 / 曹秀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7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ISBN 978-7-5480-2148-3

I. ①谁… II. ①曹…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3389 号

出品人:陈政

责任编辑:刘滢

排版制作:腾飞文化

企 划: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 谁是最可爱的人

作 者:曹 秀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江美大厦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3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0-2148-3

定 价:25.80 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3-214

曹 秀

笔名叶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在《微型小说选刊》《当代小说》《小说月刊》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千余篇；出版小小说集《扇面小说选》《找心》；散文集《有一种牵手叫温暖》《我和青春有个约会》等15部；长篇小说《谍战关东》《密电》《珠宝密案》等5部；获奖70余次，其中散文集《知青岁月》获辽宁散文十年丰收杯三等奖；《渔史丰碑》获《人民日报（海外版）》，纪实文学一等奖；长篇小说《密电》《背着电台去延安》获网络小说大赛优秀奖；有300余篇作品入选各种书籍。曾数次被授予“优秀作家”“德艺双馨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目 录

第一辑 偷听树叶的秘密	1
老厂长的撒手锏	3
被贼掐昏的时候	5
懒三爷的酒豆腐	7
我与市长交朋友	9
一片树叶的故事	12
为何坐着站柜台	15
骗子是怎样骗钱的	17
谁戴这朵大红花	19
皇帝梦与皇帝酒	22
女代理乡长	25
照片里的人	28
摔跤的境界	29
第二辑 那盏被人遗忘的渔灯	33
树后的秘密	35
辉煌的渔灯	37



老神仙的传说	40
楼下的疯老头	42
为幸福干杯	43
两个渔民争码头	46
后悔的牛爹	49
小老头与三轮车	51
20 公分是多远	53
失足迷魂谷	55
画家与老虎	57
第三辑 或许你有所不知	59
他是前锋	61
修鞋女工	62
上海皮鞋	65
干净经理	67
旅游热线	68
你不能没有我	71
纸侠传奇	74
将军过桥	76
七爷找井	78
民工过桥	80
点长打猎	82
提前料理	85

第四辑 一泪如河	87
痛心的爱	89
浪子回头	91
哑巴徒弟	93
苟屁工厂	95
除夕饺子	97
钓鱼之谜	100
作家下乡	102
一泪如河	103
再试一次	107
失败报道	109
小岛将军	110
小村突围	113
纪念天使	116
非典病人	119
第五辑 背挎包的军人	123
楼板里的鱼	125
姑娘的眼力	126
嘴里的石头	128
永远的糖葫芦	131
小桥下的花环	132
护士长的爱人	135
让我再送送你	139



照片里的姑娘	142
背挎包的军人	145
村里有只老虎	146
外婆的乳虾酱	148
第六辑 那晚无声的雪	151
爱心酒吧	153
在堤坝上	155
厂长收礼	156
雪夜无声	158
轻便车架	160
修车师傅	161
作家下海	163
石雕老船	165
关东情匪	168
雪山救护	170
神枪女王	172
第七辑 永不凋谢的桃花	175
部长起步	177
将军回乡	179
餐车相遇	181
紧俏工种	183
七盏灯	184

目 录

大学树	187
桃花店	190
九分钱	192
啥意思	195
梯 子	198

第

一

辑

偷

听

树

叶

的

秘

密



老厂长的撒手锏

老厂长想在退休前选一个接班人，他有三个候选人，一个是年轻的秘书，一个是主管财务的副厂长，一个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他们三人都是老厂长的左膀右臂，用谁不用谁都让老厂长为难。为了照顾老厂长，上级主管部门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新厂长接替他，却被老厂长婉言谢绝了。不是老厂长不放心上面派来的人，而是不放心经他一手创办的工厂，这是他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才换来的具有如此规模的企业。眼见规定的时间到了，上面主管领导来电话催，老厂长这才使用他的撒手锏公开考核这三个人。

考核任务是按规定在民意测验前要回一笔账，期限三天。秘书接到任务后当天夜里就走了，厂里搞什么民意测验他问也未问。主管财务的副厂长给欠账的单位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将自己的处境叙述一遍，要求他们给予支持及时将钱汇来，然后安排人拉选票去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见有机可乘，谎称身体不舒服也躲在家里拉选票。民意测验有两个结果，其中一项是选票，两个副厂长票数最多，尤其是主管财务的副厂长得了满票。人们以为他最有希望当一把手，所以大小事都要找他汇报，唯有老厂长心里明白厂里需要什么。

三天后，老厂长找他们谈话，说新厂长由上级任命，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主管财务的副厂长勃然大怒：“这怎么可能呢？不从厂里选人却从外派干部，他熟悉厂里情况吗？”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也在一旁帮腔：“是不是咱们厂里没人才，不然怎么能外派干部



呢？”老厂长劝两位副厂长：“不论怎么讲都应该服从上面的规定，配合新厂长工作。”但他们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唯有秘书默不作声。他年纪最小，资历最浅，职务最低，当不上厂长已是意料中的事。等到两位副厂长火气消了，老厂长又轻声问道：“你们的账都要回来了吗？”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有心思要账啊？等到新厂长来了再说吧。”财务副厂长赌着气说。“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医生让我休息几天，要账的事交给别人吧。”生产副厂长头都没抬，正歪着头看报，不时地喝着茶水。“你呢，也没工夫要账吗？”老厂长有些不悦，愠怒地注视着秘书逼他说话。

“我？”秘书挠了挠头，看了看老厂长，又望了望两位副厂长，一脸惭愧地说：“钱是要回来了，已经到账上了！可是生产还是上不去，资金缺口依然很大，我在想是不是发动职工集资……”“好！”老厂长一拍大腿，兴奋地说：“账要回来了说明你胜任厂里的工作，企业好不好用钱是关键，有了钱，就有流通渠道，就有流通资金；有了钱就可以周转资金，可以生产。如今是市场经济，如果一个企业没有钱也就没有发展。如果企业没有发展，要厂长有什么用？如果要不回来欠款就等于将企业断送了，因此作为企业当家人就要把好资金这一关。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我正式退休，工作由新厂长接任……”“新厂长在哪里？我们怎么没看见啊？”三个人异口同声，谁也猜不出老厂长说的新厂长是谁，搞不清他这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恰巧上级主管来人了，简单扼要地说明了这次民意测验的具体过程，并当即宣布任命：根据民意测验结果，他们一致认为秘书当新厂长最合适！两位副厂长听了大眼瞪小眼，他们说啥也不相信老厂长的撒手锏是要账，后悔不已。

被贼掐昏的时候

那天晚上，他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包一个工程，连澡也没洗就提前睡下了。也许这几天他实在是忙碌，躺下后不久就睡着了。这天夜里没有风，时至夏季，住在四楼如同住在火盆上，楼前楼后的窗子都被妻子打开了，还是闷。夜里，妻子睡得正香，可他却热得睡不着，这时忽然听见窗子啪啪响了几下，他以为是风也没当回事。恍惚中，他突然发现从窗台上跳下来一个黑影，他马上想到进贼了，于是他惊慌地坐起来质问：“谁？”就在这时，不等他叫喊，只见那个黑影几步蹿到他跟前，一下将他的嘴和鼻子捂住。他喘不上来气，想叫喊却发不出声音，他双手不停地挣扎着，可是贼捂住他的嘴不松手，虽然他努力挣扎，但最后还是被贼掐昏了，他渐渐失去了知觉。

当他被贼掐昏的时候，贼想逃走，可是贼没想到楼下有户人家在办丧事，人多，贼出不去，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然后贼又迫不及待地想到阳台上顺着来路回去，可是窗外是他妻子单位的院落，还有几个办丧事的人在那里逗留。可怜的贼站在阳台上呆呆凝望，这时贼也傻了。如果有人叫喊，抓住这家伙不费吹灰之力，问题是楼下的那些人平时对他就不关注，他们误以为是他站在阳台上，他们见他站了这么久，以为他犯了神经病，甚至事后有人对他妻子说他们当时真想打电话告诉她，可他妻子睡得正香，而他正在床上昏着呢，这帮该死的东西怎么能如此大意，如此地不关注人？事后他



才知道人昏迷后是什么滋味，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这时死了什么痛苦也不会有。

时间在悄悄流逝，天快要亮了，贼焦急地站在阳台上思索着怎样逃走。阳台下的人奇怪地望着阳台上的贼，他们仍旧以为贼就是他，以为他犯了神经病。阳台上阳台下就这样对立着，没有人叫喊，没有人议论，他们像看一只猴一样嘲笑着他。也许贼怕被发现，因为这时候是贼最危险的时刻，说不上谁的眼神好认出他来，到时候贼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贼急忙走进屋子。恰巧这时他忽然醒了，贼见他动了动身子马上用双手卡住他的脖子，这一次他再次被掐昏了。贼见他没了动静，放开胆子在屋子里寻找值钱的东西，可是他的屋子除了几本破书和电脑外什么也没有，现在唯一让贼感兴趣的就是赶紧找到逃走的途径，否则说不准什么时候楼下看热闹的人醒悟过来冲上楼房，贼恐怕想逃都没有机会了。

夜色无限，被贼掐昏的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关心他的人为什么还不上来叫喊，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一想除此之外还会发生别的事？为什么不想一想是贼站在阳台上而不是他站在阳台上？为什么他们以为他犯了神经病而他们没犯神经病？如果人们平时关注他一点能发生这样的事吗？如果当时有人叫喊起来这贼不是很快就被他们抓到了吗？幸而他继续昏睡，妻子仍旧睡在梦乡里，屋子里寂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贼急得在屋子里翻天覆地地找东西，他似乎已经看出了楼下的人不过是一些酒囊饭袋，根本没有人会把他怎么样，于是贼的胆量渐渐大了起来而肆意翻着。当贼摸索到门框时，贼高兴了，因为贼的手碰到了一串钥匙。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平时从外面回来就把钥匙挂在门上，目的就是为贼留路。现在果然如愿以偿，这串钥匙救了他的命，贼终于打开门轻松逃走了，楼下

办丧事的那些人不知他是贼，也没人想到他是贼。

天亮后，他仍旧昏睡着，妻子却早早醒了。她见他不省人事还以为他贪睡，揪着他的耳朵叫喊着：“起床了，天亮了。”他恍然大悟，可是这时他总是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又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种既是发生了什么事又想不起来的感觉在头脑中闪烁，他对妻子说：“可能咱们家进贼了。”妻子当时嘲笑他说：“你是不是小说写多了在编故事啊？”他摇头说：“不是，咱们家的确进贼了，而且还把我掐昏了，否则为什么咱们家门上的钥匙在门外面没有拿进来呀？”他说什么妻子也不相信，没办法，他只好暗暗地怀疑。当妻子上班时，有好心人对她说：“你家男人昨天半夜站在阳台上挺长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在阳台上站着？”妻子头一摇说：“没有的事啊，昨天他睡得像死猪，哪里会站在阳台上啊？你们看到的可能是衣服。”妻子说得没错，那天晚上妻子确实洗了一堆衣服挂在阳台上。

然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几天后，当地电视台报道说有一伙来历不明的盗窃团伙被公安局收审了，他们中有没有掐昏他的那个贼他说不清楚，但是他很怀疑。

懒三爷的酒豆腐

小镇上有一味佳肴，俗称“懒三爷酒豆腐”，据说，酒豆腐是从明朝传下来的风味小吃，会做酒豆腐的人全镇上下没有几个。做得最好的当然是懒三爷。懒三爷做酒豆腐有绝招，他不经常做，红白